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作家 散文集

明天出版社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山东作家散文集

(1949——1989)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 编

冯德翼 主编

明天出版社

1989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这部由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为庆祝建国40周年编辑的《山东作家散文集》，是对山东40年来散文创作的大检阅，共选入80多位散文作家的代表作。有的以独特的韵调叙事，有的以奇异的感受写景，有的以勾勒人物形象见长，有的以抒发感情取胜，有的以无拘无束的思想议论风生，有的则熔各种手法于一炉。既有开放的自由的表露真实心灵的共同特色，又各有各的独创性，各有各的长处、风格、情调、韵味，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山东作家散文集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2插页 352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6

ISBN7—5332—0736—X

I·102 定价：6.05元

前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我们将这份菲薄的礼品——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6本选集奉献给读者。

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在文学界存在着歧异，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就山东来说，最近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建国以来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就创作队伍来说，中老年作家焕发了新的创造精神。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而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崛起，又给这支队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其浓郁的齐鲁文化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色，蜚声文坛。山东作家，向来以写农村、写农民而见长，以写战争、写战士而著称，而今，在保持原来优势的同时，拓展着新的领域，他们

的笔触已经进入城市、学校、机关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方位开拓的良好势头。山东作家以自己丰硕的创作实绩，深化、丰富着现实主义，证实着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不少青年作家借鉴、汲取外域的文化营养，进行着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践和探索。人们惯常认为山东作家是偏于“保守”的，这种观点似不够公允和确切，如果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这个意义上说，则是不无道理的，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不少山东作家观念的嬗变，他们的新思维在创作中开始萌生、增强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呼唤着生命意识和健康感情，寻找重铸民族灵魂的途径。总之，山东作家置身于齐鲁特定的地域、历史、现实、文化、气候之中，感悟着独特的人生意味，努力深层地写出地域个性和精神气韵，自我形象比较鲜明，文化血脉渊源比较醒豁。这是山东作家的特色，也是山东作家在全国文学界有自己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能掩盖存在的缺陷，不能否认我们的文学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和选择的困惑。有人称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低谷”，有人说我们的文学出现了“疲软”现象。这固然有着时代生活纷纭多变和商品化冲击的外部原因，但也存在着文学自身值得反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有着脱离时代和脱离人民的倾斜。所谓“玩文学”的出现，实质上是一种贵族化的倾向，是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天地里。我们的先辈作家为了使文学走向人民群众付出过艰辛的努力，我们不能把自己重新封闭起来，这样，不是文学自身的回归，而是文学的倒退。正因为我们存在着并滋长着这种贵族化倾向，作为对这种倾向的惩罚，而出现了以暴力和性描写用以媚俗的不健康势头。这种媚俗，是价值体系的动摇和思想孱弱的表现。可以

说，文学的“疲软”，首先是思想的“疲软”，思想的贫血，当前文学最缺乏的是深邃的思想力量。理性的匮乏，使作家很难把握纷纭的、多极的现实生活。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选择应当是明确的，我们走出低谷和困境的道路也应当是明确的，我们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既不去“玩文学”，也不去媚俗，保持文学和时代、人民的息息相通的传统，保持文学价值判断与社会文化批判的独立尊严，以图文学的进一步昌盛和发展。

对于这6本选集，我不想多说，读者和文学界的朋友们读过以后，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但作为这套选集的主编，我可以告慰的是，这里所选的作品，虽水平不一，风格各异，但都是严肃之作，都在显示着作者对文学的忠诚和执着。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贵的。在当前严肃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在华艺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这6本选集，当不是为了点缀昇平，而是有着自己的深意的吧！

冯德英

1989年5月

目 次

前 言	(1)
一段往事	余 修 (1)
缅怀胡也频老师	冯毅之 (11)
栈桥之夜	田仲济 (23)
《济南掌故》(节选)	严薇青 (27)
章丘的支点	季 雨 (40)
绿色遥思	张 炜 (44)
轻轻地道一声珍重	邱 勋 (53)
海之梦	张 岐 (67)
丹柿	吕曰生 (75)
村戏	山 曼 (80)
济南最早的诗篇	徐北文 (86)
“满道响”姑娘	周坚夫 (96)
水泊彩霞	许 评 (104)
祖父	马瑞芳 (111)
紫石街漫笔	王光明 (122)
多梦的国度	章永顺 (128)
拗莲作寸丝难绝	郭同文 (132)

北方的榆树	任 远 (136)
老山除夕夜	邢景文 (141)
川行随感录	耿林莽 (146)
她们没有墓碑	李心田 (151)
醒了, 古老的乡村	于良志 (156)
山里的月亮	邵建明 (163)
枣乡行	飞 雪 (174)
水泊梁山的名气	赵耀堂 (179)
“暂与此君共老”	卢兰琪 (183)
扬州风采	孔小划 (191)
峨眉觅秀	于东河 (198)
心随梅花去	王家森 (202)
贝子	丛 竹 (206)
悼亡友庆珊	周来祥 (211)
赵景荣师傅, 我谢谢您!	谷辅林 (215)
大闸赋	朱希江 (218)
秋山启示录	郭保林 (222)
自己的夜晚	刘烨园 (230)
山魂	韩 青 (237)
在“聊斋”的故乡	杨启璋 (243)
墙的思索	戴永夏 (249)
水泊散想曲	丁建元 (255)
槐花飘香	冯恩昌 (261)
枣园春	匡万平 (265)
雪地春色	田 毅 (272)
屋檐滴水	卢得志 (276)

画蟹	田峰泉 (281)
窗花	郭玉武 (288)
初夏的泰山	胡立东 (291)
枣树的怀念	张光兴 (294)
凿穿大瑶山	郭树荣 (298)
荒原启示录	贺中原 (302)
我爱静	张九韶 (306)
席女	刘长岭 (310)
你的定慧寺	韩嘉川 (318)
乡音	孙震 (321)
寻访“仙客来”	陈万增 (328)
白石洞游记	张峻声 (333)
访王羲之故里	瞿鸣恺 (337)
雨中驶来的马车	谢明洲 (341)
苦涩的记忆	张莉莉 (346)
贺年片儿	宋曰信 (352)
谁谓茶苦	王善民 (356)
雪之思	董文林 (363)
离情绵绵	任方桐 (365)
雨境	王亚平 (369)
富丽的马踏湖	张斌 (372)
海神笑了	王国满 (375)
骆驼刺	杨炳云 (381)
黄河，站起来吧	剑华 (386)
飞筏赞歌	王彩然 (391)
魂牵梦绕台儿庄	梁化乐 (396)

刘公岛断想	杨子林 (399)
伞	高胜历 (402)
煤城风景线	李华丰 (405)
雪梦	李 子 (408)
印谱·日记	自 牧 (412)
窗外,那棵绿油油的瓜蒌	何 玮 (415)
千佛山月色	周长风 (418)
渴望	尹 波 (424)
二十岁的夏天	纤 夫 (427)
野地漫步听黄昏	李一鸣 (431)
月下寻幽	李耀奎 (434)
泰山松	许艳雯 (442)
辞香岭探秘	周 谦 (446)
曲水亭说棋	李耀曦 (450)
这里通向大运河	于 显 (457)
今日清河人	任晓峰 (462)
乱山藏古寺	聿 君 (467)
沂蒙山下	管 斌 (474)
戒烟	程 诚 (480)
牡丹园, 馨馨的声音	童 西 (487)
两个人的黄昏	冯慧君 (490)
跋	许 评 (493)

一段往事

余 修

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在青岛，组织上调我到省委秘书处来搞抄写工作，兼做些团省委宣传部的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很快来到济南。

那时的济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临时占领，“五三”惨案发生不久，西城门一带，毁于日寇炮火的泺源门及顺河街，断墙残垣，瓦砾堆中，还有日兵的街垒和铁丝网障，横陈道旁。日本士兵占领商埠以后，更显得市井萧条，每当夜晚，街灯暗淡，商店早已闭门，纵有几家影剧院被迫营业，也是冷冷清清。济南市民眼看着蒋介石投降日寇，屈服敌人，拱手把历下泉城，让给敌人的行径，只有暗中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内心交织着失望与愤怒。工人、农民、学生，苦闷彷徨。我们的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

是积极开展工作。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叛变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叛变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出卖了工农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却还打着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大业的幌子，欺骗人民、玩弄阴谋，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暗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媾和求荣，象倚门卖笑的妓女，把济南作为诱敌的钓饵，和日寇讨价还价。我们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另一方面还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说明中国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还应继续依靠广大工农和革命群众，坚定革命信念，积聚力量，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去争取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明天。

济南是我的故乡，一切都很熟悉，先找了一处比较可靠的亲戚家住下，按照组织约定的时间、地点，和省委的同志接上了头。

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商埠纬一路中间路西的一条胡同里，租赁了两间小北屋，作为我秘密工作的住处。每天定时和我接头的是团省委的书记顾作霖同志。作霖同志是江南人，戴着眼镜，是一位白晰清秀，书生气派的青年人，有二十岁左右年纪，待我十分亲热，为人持重而严肃。每次和我会面，都是轻声地教导我如何熟练自己的工作，把党的秘密工作的守则，逐条向我讲解，说明严格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我对他也十分钦敬，觉得他成熟、练达、机敏、仔细。在他的指示下，我应该很巧妙地运用我本地人的有利条件，寻找保护色，把自己装扮起来，既能公开活动，又能隐蔽。想法弄个职业作掩护，那怕是短暂的，不要多少报酬的名义差事都是好的。

到那儿找公开职业呢？经我和他磋商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渠道。因为我在青岛时，经常向济南日报投稿，结识了该报

的总编辑叫杨尊九的。我就毛遂自荐，找上门去，表示愿意为他们办一个文艺周刊，由我负责编辑，不要报酬，甘愿尽义务。他为了自己报纸广开销路，版面上多一点花样也可多销几份报纸，又不破费他什么开支，何乐而不为。我去见了他就跑成了。找到了公开的身份以后，我对房东说：我是报馆的编辑，本乡本土的人，为了职业的方便才住到商埠来。所以我每天外出，都说是到报馆去看稿子，编报纸。凡来找我的人，都说是报社的同事。

我的工作多半都是在深夜；白天休息，是属于公开活动的时间。

为了掩护自己，为了给报社办文艺周刊，征得组织的同意，我便联合了小学和中学时的部分同学。他们散居在济南城关和商埠地段，大多是中产人家和在生活中挣扎的小市民子弟，他们正处在青年活泼的年龄，失业失学，又加政局带来的苦闷，使他们普遍存在着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他们呆在家里，不甘寂寞，一时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就在这当儿我找上门去，以爱好文艺相号召，说明在报刊上可以发表自己的习作，大家聚会在一起，可以交换阅读些进步文艺书籍，也可以把自己的习作，互相传阅，择其优者拿到报刊上去发表；还可不定期地聚会一下，互相交换读书心得。我大约约集了十多个人，分成商埠与城厢两个大组，我就来往于他们之间。当时中国文坛上“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最进步的文艺团体，它们都出版各自的期刊和丛书，我们就以这些刊物和丛书为主要学习材料。当时我们心目中最喜爱的作家主要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蒋光慈，钱杏村等人。我们当时命名的文艺团体为“晓风社”，出版的周刊就叫《晓风周刊》。

记得当时发表的作品主要有论文，小说，散文，诗歌。内容大都是抒发青年人的苦闷，对光明的向往。文体都比较隐晦，曲折，有些话不能明说，更不能一语道破。所以，这个刊物并不被敌人注目。我们一期一期的出下去，以团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目的。同时，该报又出了另一种周刊，是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叫《青年之花》。主编人叫张世五，曾和我会过几次面，我回避了文学主张上的交锋，因为我的主要任务不是专搞文学论战的。

不久，刘一梦同志从上海来了，他担任共青团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一梦同志是山东沂水县人，是上海大学的学生，爱好文学，是上海“太阳社”的成员。他和蒋光慈、钱杏村都很熟，他在上海时常写些短篇小说，在《太阳月刊》上发表。当时现代书局曾为他出版过一本小说集，记得叫《失业以后》，前面好象还有孟超为他写的序言。高度评价了他小说中反映的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现实意义。

一梦同志的到来，对于开展团的工作，带来了生气。我俩因为工作关系，他几乎每天都和我会面，有时到我的住处来检查工作。工作余暇，他就和我谈论文学，谈了不少当时文坛上的花絮，我很感兴趣。他能把当时著名作家的生平历史介绍给我，使我了解到某个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他还帮助我分析某个作家的代表作的特点，以及写作的技巧问题。他有时到我住处围炉闲话，吸着香烟，竟娓娓动听地谈到深夜。我留他过宿，两人抵足而眠，过从甚密。

对“晓风社”的活动，不但引起他的重视，而且他还亲自撰文写稿，指示文艺活动的方向。当时他以“大觉”的笔名先后写过《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他对“晓风社”所团结

的青年朋友，主张区别对待，对思想进步的应不失时机的发展为团员，并指示我应有重点的培养核心力量。

我按照他的意见，建立了自己三个活动点。一处在西关制锦市后街邓家；一处为官驿街周家；一处 in 商埠公义里邵家。这三家有的是官绅，有的是民族资本家。我利用旧社会“世谊”的关系，混迹其间，从事着党的秘密工作，他们毫不怀疑我是共产党人。

腊尽春回的一个晚上，我一人坐在煤油灯下，静悄悄地正在看一本俄国小说。忽然听到窗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待我起身出迎时，人已站到我的面前，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邓恩铭同志。

恩铭同志我是十分熟悉的。早在一九二五年我在青岛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曾通过我父亲的关系，到青岛的台东镇小学去任教师，其实他是负责领导青岛的四方、沧口一带工人运动的。有名的“五卅”惨案前夕的青岛大罢工，他就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当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时，曾多次到我家来会见父亲。记得最初我见到他，就留给我非凡的印象：恩铭同志年青、英俊、潇洒，谈吐清新而富有才华，父亲对我曾称赞他处理问题机敏、果断，头脑清醒，是一位很出众的人才。这种评语出自父亲之口，是不容易的，因为父亲在旧社会里，有一种孤芳自赏，卑薄社会流俗的傲气，在他眼里瞧得起的人，是不多的。博得他赞许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与父亲那时开始有革命思想的萌动是大有关系的。一九二六年冬，在济南很长一段时间，省委机关就设在我家里。父亲是以大律师公开职业为掩护的。那时关向应、邓恩铭同志都是父亲的座上客，他们之间的情谊是极为深厚的。尤其

恩铭同志对于我这一家子，父亲、哥哥和我，十分了解。

“王复元叛变的事你听说了吗？”恩铭同志低声说。

我愕然了，呆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因为早年从我哥哥鲁伯峻同志那里，就知道王复元是党内早期的负责人，一九二六年冬，就是这个王复元也经常出入我家。王复元非常熟悉我家父子三人的政治情况；哥哥牺牲后，他还单独见过我两次。此时此刻从恩铭同志口里，说出他叛变的消息，象晴天一声霹雳，使我大吃一惊。

恩铭同志安详而从容的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王复元在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失败和困难时，他从武汉回来就表现消极动摇，对革命丧失了信心，经不起国民党反共分子的不断的勾引、拉拢，他终于离开了党，背叛了党。而现在他又已经接受了敌人的反共任务，恐怕要对我们下毒手了。现经省委决定，先把他所认识的人，尽快疏散转移，避免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恩铭同志命令我立即回青岛，并通知徐子兴同志。

他是以果断恳切的语气，再三叮嘱着我，语重心长的表情，两只眼睛盯视着我，目不转睛地期待我的回话。我满腔热情地接受他的叮嘱，答应到青岛立即去找徐子兴同志。我知道徐子兴同志是青岛市委的负责人，我所负的使命是多么重要与机密。我一方面紧紧的握着他的手，感激他的信任，一方面对他说：“一定完成任务！”

他不能在我身边久留，当我送他到大门口再次握别时，在黄昏的街灯下，我注视着他那坚毅、从容、爱护我的表情，我摸着他留给我的路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我怅然如有所失，默无一言，回到屋里。我要坚决执行他的决定，遵照他的嘱咐，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夜，我匆促地处理完了住处的一切事宜，决定第二天搭车去青岛。

我离开济南的这一天，装着一如往昔的样子，分别到我经常交结的朋友处辞行，托词说报社派我去青岛出差，暂时离开济南一下，“晓风社”的事，希望他们写些稿子来支持。对几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还告诉他们：南京政府蒋介石正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来换取日本从山东的撤兵，以及济南不久可能换上青天白日旗，国民党的省政府，不久就从泰安迁到济南等消息。中国的政局正处在风云变幻中，希望朋友们坚定信念，不要轻信国民党的花言巧语；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才是真正光明到来的时候，中国新文艺的主潮，始终是属于进步方面的，希望他们在我离去之后，切勿迷失方向。

就在离开济南这天的黄昏时候，特意邀请了几个当时我认为信得过的所谓好朋友，找一家小馆吃晚饭，饭后他们六、七人一同到济南车站来为我送行。我若无其事似的和他们呼兄唤弟非常亲热地交谈着，一同走到车站候车室的门外，找一个避风处躲在朋友们围起的半圆中，自己面向候车室，注目透过玻璃门窗，仔细察看候车室里的动静，我装出一副惜别的凄怆样，说自己不忍得和大家骤然分手，在室外多叙谈一会好，并说我有位密友，叫S女士的约好开车前来相晤，不妨在此稍等，我还假意地托付大家，我离济后对S女士多多照应。他们都信以为真，陪我在黄昏的春寒晚风中，聚拢在我周围，和我谈论些不相干的闲话，一会瞭望着车站的钟楼，一会看看候车室的动静，一会注视一下走近身旁的男女旅客。我象在等候着什么，表情尽量镇定但内心里觉得十分尴尬。

“开车时间到了，女朋友恐家里有事不能脱身相送，不用